

编辑:施亚泽 组版:张淑玲 校对:姚娟

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
青春期突围

你被父母催过婚吗(六)

◎丁兆梅

只表达,不强求,也是恋人甚至伴侣相处之道。

好了,你和对方互相看上了眼,觉得彼此互为重要的另一半,一份健康靠谱的甜蜜关系由此开始生长。上限是共创辉煌,下限是彼此兜底;在上限和下限中间,你们现写现演独属于两个人的活剧。在时空、环境、经济、任务等外在场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,剧本存在无数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,人,陪着你往前走的这个人,才是最确定最核心的元素。

这就回到了主题:选择比努力重要。如果对方是与你磁场相同相近的那一类,你们更容易相处愉快并久处不厌。这期间无需你作出太多改变,对方也不用为了这段关系削足适履。

你我皆凡人,牵手此世间,梦想可以有,幻念要去除。选了对方,等于漫漫取经路上你们结成了盟友和同伴,但对方不是机器猫也不是孙悟空,连猪八戒也不如,至少天蓬元帅还有三十六变。在亲密关系中,双方想要的可能都很多,不妨大方表达、真诚

沟通、积极争取,充分享受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。

这当中,有些想法能顺利落地,有些念头则不太容易实现甚至根本无法实现,与双方的主观努力无关。你想要的,对方如果真没有,最好别强求。强求无益,特伤感情,不如反求诸己,大家都好过。

例如经济问题。经济独立与性别无关,只与三观有关;经济基础支撑着家庭大厦,但满足了一定需求后,与幸福指数的关联度就会直线下降。不算计TA的钱,不指望后半生吃喝玩乐所有开支找爹妈一样的“冤大头”买单,按照实际情况合理支配,既独立也共享,可能双方都会轻松些。有人提议各自收入各自支出,凡事AA制,似乎又缺了那么点儿意思,因为这账不太好算,事无巨细执行更麻烦。怎么办?只能靠约定和觉悟。大家都不糊涂,一个人心里有对方,自然不会缺乏为TA付出的觉悟。若真没有,也无法强求,能接受就接受,不能接受就早早散了,各自谋生路。

选对人之后,为爱付出是心甘情愿和水到渠成的事情,强求不但

无趣,还会制造新的问题。很多感性要求并无统一标准,例如包容、坚强、体贴、能干、浪漫、更像个男人(女人)等,不太可能集于一身。在对方没能变身成为完美爱人之前,只宜正面诱导或率先垂范,不宜硬性规定或强制执行。

道理同前,改变自己是神,改变别人是神经病,哪怕这个“别人”是最最亲密的爱人。

若实在难以放下执念,不如刀刃向内先收拾自己,毕竟遇事先治理源头更容易出成果。死盯对方、一辈子相爱相杀并斗智斗勇虽然很激荡人心,但作用总体有限。年轻人不要迷信荷尔蒙的影响力,也许当时确实璀璨如烟花,但其本质注定这只能是昙花一现。往后的日子,还得靠人格魅力和自我修养去支撑维系。

成熟个体寻找另一半时,初心都是为了幸福,绝不会有“苦撑之后翻了船,浪里泥里独自扛”的结局而去。感情的长久和善始善终,取决于眼光不坏和慈悲为怀,取决于努力过后的顺其自然,也取决于相处之中的共同成长和互相成全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陪读妈妈“倒计时”

◎陈艳娟

时光匆匆,一晃儿子已经读高三了。如今,高考进入倒计时,眼看着日历上日渐减少的数字,我心中真是五味杂陈!

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陪读妈妈,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陪读。早上等孩子吃完饭去学校后,就坐公交回家忙活;晚上再坐末班公交回到出租屋,给孩子做晚饭。一早一晚的班车里,几乎全都是和我一样的陪读妈妈。每年都有人“功成身退”,也每年都有新的妈妈们加入“陪读大军”。也许平时我们并不认识,可只要坐在一起,知道对方是陪读妈妈,就觉得格外亲近。互相询问孩子所在的学校或者班级,所聊的也都是关于孩子学习、生活之类的话题。因为有着共同语言,慢慢地就相互熟络起来。

最近在车上,我发现周围的妈妈们聊得最多的都是补课、全日制和单招之类的话题。自从高考进入倒计时,家长们都像拉开的弓弦一样,越绷越紧。面对未来,我们心中都焦虑忐忑,惴惴不安。还不敢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们,只能相互消化、彼此慰藉。说实话,这三年孩子们上了很多网课,我们都知道网课与线下课相比,还是有差距的。时间不等人,不管孩子们有没有准备,高考都将如期而至。

记得去年,别家孩子参加高考前,我还特别激动,信心满满地给他们加油鼓劲儿,感觉马上就要鱼跃龙门了,多高兴的事儿啊!今年换作自己,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最近和另一位陪读妈妈聊天,她说自己特别紧张,好像要参加高考的是自己一样。偶尔着急、偶尔害怕,既盼着高考又怕高考。

的确,作为家长的我们,内心喜忧参半,十分矛盾。喜的是,孩子多年学海苦读,终于要上岸了,我们这起早贪黑的陪读生涯也终于接近尾声;忧的是,高考在即,孩子还没有准备好,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绩、考上他喜欢的大学,都是未知数。

我儿子却像没事儿人似的,不急不躁、淡定自若。他依旧慢悠悠地上学、慢悠悠地回来,甚至还宣称:下晚自习后的校园很静谧,一边仰望星空、一边听风吹过林梢,别提多惬意了。他告诉我说,现在一定要多感受感受,因为以后就体会不到了。这些表现真让我有些无语,不由暗暗在心里嘀咕:是不是自己焦虑得过头了?唉!这时候保持孩子的生活环境和情绪稳定和平最重要,我们干着急也于事无补。学习的事情我们帮不上忙,那就尽量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,其余的,就交给他们自己,顺其自然吧!但愿孩子们都能不负所望,为自己的这一段人生交出满意的答卷!



疤

◎长丰雨

女儿右手的手腕上,有一块明显的疤。

那时她刚出生才8个多月。发了好几天的烧,吃了药,始终好好坏坏。一个早上,女儿的额头越来越烫,我们都急坏了,商量之下,决定赶紧带她去医院。在本地最好的儿科医院,女医生脸色凝重地说,这多半是脑膜炎,你们家属要做好最坏的打算;孩子赶紧住院,还要马上先做一个腰刺。我完全傻眼了。还有一份医院免责书,让我签字。我感觉好像女儿要被判死刑一般,手不停地颤抖。

女儿被安排住院。普通病房已经满员,只能住特护病房。女

儿睡在一张四面都是围栏的小床上。按规定,特护病房家属是不能入内的。而且,就连窗帘都是被紧紧地拉上。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,窗帘会被拉开,我们才能远远看看孩子。因为怕孩子从床上翻滚掉下,护士把女儿的手、脚都牢牢地绑在床上。我们看到女儿在里面难受得哭、闹,却丝毫没人去理会。女儿看不到我们,因为她完全被固定在那里。她一直哭,哭了好久好久,也许是累了,就睡着了。我们的心,早已碎得七零八落。

一个星期后,普通病房终于腾出了空位。终于可以依偎在我怀中的女儿,真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我问女儿,还认得我吗?女儿理都不理

我,只静静地闭上眼。我还看到了女儿右手腕有很明显的疤,是反复插盐水针管留下的。我问来复查的女医生,这个疤可以弄掉吗?女医生说,没事的,以后会自行消掉的。

后来,所幸证明那只是场虚惊。女儿依旧聪明伶俐、活蹦乱跳。可女儿手上的疤,却并没有多少消掉的迹象。我曾问过女儿:还记得那时候,被关在病房里,被绑在病床上的记忆吗?女儿摇摇头,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

也许,这是最好的一个结果。不记得,就能让女儿完全远离那一段刻骨铭心的苦痛。而作为家长的我,是永远无法淡忘的。它就像女儿手上的疤,已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间。